

以定西籍和定西艺术家为主体，甘肃、北京、湖北、上海4省市艺术家联袂创作歌曲《洮河上的月光》。
 这是一首吟唱风光美、人性美、真情美的歌曲。
 歌词词中有画、画中含情，曲调柔中蓄美、美中蕴情，把美丽风光与纯真情愫自然地高度融合，提供了恬静而纯情的美的享受……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华语乐坛都展现出运动式发展的特点。突然出现，突然大火，然后突然消失。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情歌，再到城市民谣、摇滚、偶像流行，乃至目前走在浪头的嘻哈说唱文化，每一种音乐模式的流行，都以人群属性的变化开始，终于这些人的离场。但他们只是不再年轻，而非真正地离开尘世。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大量资本和人员涌入了“潮流”，而对那些满怀期待的人们却视若无睹。

近期发布的《洮河上的月光》恰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还有人在期待着这样的声音，是那时的夜空，是不语的流水，是妈妈讲故事的谷堆。我们生而孤独，我们在孤独中重获新生。

倾听此歌，绵密且柔情的钢琴仿佛月光荡开水面，一时间，听者仿佛被拉回了上个世纪的一座小城。是缓缓流动的河水，是泥泞的路面，是苞谷的芬芳和拖拉机排气管留下的柴油气味。你若有幸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此歌的前半部分，就已将你拉回了那个时代。

片段式的流行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你记忆和情绪的青年旅馆，试问，它们真的曾在我们心潮激起哪怕一次涟漪吗？

是的，我们需要平静，正如流淌千年的洮河，正如亘古如新的月色。带着这样一种情绪，我们展开了后续的旅程。简单的两三笔，月光下的恋人徐徐走来，那是真的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属于你我的故事。悸动又令人害怕的夜，这月是我们恋

真情出好诗 真情出诗人

——任世杰诗作中的亲情温度

□ 薛庆余

亲情，是任世杰诗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贯穿了他从《苦乐斋诗抄》《苦乐斋诗词》，到刚刚问世的《苦乐斋续稿》数十年的古体诗词创作实践。同时，这也是我欣赏品味他的诗词创作时最为关注的方面。

我想通过对几首表现这一主题诗词的理解的梳理，来努力尝试接近诗人的内心世界。

祭日忆母(五古)
 滴滴烛泪流，母思忆难休。尤记少年日，糠菜是珍馐。酒糟成美饧，弟饥号不停。小足不辞苦，娘亲要远行。老家负米粮，一家饱肚肠。祭莫望遭厄，眉目信慈祥。俟尔六秋过，岁月堪踉跄。欲诗未一字，眼中旋泪涡。冰雪覆南山，薄食耐得寒？香灰落满地，纸灰可当钱？腊尽将临春，除夕再接亲。凄凄天已暮，且将哭弔焚。

这首《祭日忆母》(五古)，诚如题目“五古”二字所显示，全诗是极为浓郁的汉乐府诗风，古朴、拙然，平易、亲切。在这朴素无华的陈述中，道出了母子痛之殇。

记得那年任老太仙逝，是个腊月上头。那一天古城陇西下了一场大雪，厚雪如被，覆盖四野。能够想象，当夜深入静，丧事的万般劳顿暂歇之后，诗人寂然苦守于灵堂，对摇曳烛火，听堂外风声，自然，百般母亲慈恩，都会涌上心头。少年时代的艰难，艰难之中母亲对儿女的护佑，俱字字句句，娓娓道来，如在眼前。饥肠辘辘，吃糠咽菜。陕西背粮，聊度饥荒。件件桩桩，无不催人泪下。斯情斯景，没齿难忘。

弹指之间，一个花甲倏然而逝。回忆往昔，何以不使人倍感伤摧？而今慈母离去，水难再触，何以不使人寸断肝肠？

哭陕西二弟(七古)
 关中六月夜飞雪，为兄哭前泪流血。曾留洪洞槐下影，伴我留影人遽诀。影留才满百日整，缘何匆匆雁翅折？魂魄跟随高堂去，悲矣难同陞山穴！渭水奔腾逐泰云，白发人送灰发人。清酒三杯来奠地，瘦骨棱棱已委土。天似有情天亦泪，忽作倾盆洒孤坟。伤心难诉声声泣，弟在重泉可听闻？六十六载唯辛苦，半世錡耒日当午。本期稀年更望老，意料序空难再补。当年欢笑已成奢，唯有坡头一堆土。不堪回首心惨然，夜半惊梦梦肺腑。

如果说，《祭日忆母》(五古)，汉乐府诗风浓郁，古意盎然的话，《哭陕西二弟》(七古)则太有杜甫、白居易诗般的吟唱风骨了。行行重重，复香从容。但这从容的述说中，却依然是失却骨肉的刻骨之痛。

相较于《祭日忆母》(五古)，某种程度上，《哭陕西二弟》(七古)表达的伤痛更其沉重。也许，一个很

情最好的见证。夜风拂过，柳絮飘来，平静的心被撩拨了。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们鼓起勇气将彼此托付！这或许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勇敢。

歌曲的故事到此结束。除去临洮象征性的洮河和貂蝉，这首歌几乎没有试图与你争夺记忆主权。一切都是那么的传统，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

简单，还是简单，简单的象征物并没有强行构架在你记忆的深处。一捧月、一湾水、一条路、一座城，可以是任何你经历过的名字。作为一次久违的内心Spa，你可以完全放心地将心灵交给这首作品。

配器层面，这首作品体现了大巧不工的特质，钢琴组作为主打，指尖拨动琴键时的温柔仿佛月光安抚洮河河水一般，给听觉做了一次Massage。提琴组在第二段出现，将之前情绪的面团握在掌心，进一步地推揉、捏揉，让愉悦的酵母在面团中孵出气泡。

而演唱方面，歌唱家王琇老师，更是为我们展现了其强大的弱混功力。稳定的气流穿过齿尖，把控制佳的轻颤感仿佛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特有的怯感，把歌词的意蕴表达得恰到好处。胆怯什么呢？再往后听，随后的处理为我们揭开了答案！

“洮河上的月光，温柔千年的月光，你不息地吟唱，吟唱情的绵长。”婉婉之音将故事的答案揭晓，是情！是留在环境中人类的情！这不是传统的“以物喻人”，而是将二者平等地放在一个前提下。物是物，人是人，人中有物，物中有人！而情感与自然的平衡，也是词作者在创作时有意的设

计为之。

长久以来，我们要么歌颂真实的情感，要么着重造物的伟大，但将二者平等地置于一种平衡的作品，却很是鲜见。这当然源于创作过程中创作者本身的情感溢出，但背后，是浓烈情绪引发共鸣，进而产生传播乃至商业价值的底层逻辑。

平稳的景色与平稳的情感，从一开始就不会作为一种被考虑的部分，即使前几年流行的民谣热中，歌词中过多的故事和小细腻，也是一种情绪的外放。但《洮河上的月光》几乎用最简单的配比，完美地调和了这种需求，人多物多，人少物少，每个厨师都有自己坚持的口味和特色！但将一切平均，对每一部分都慎之又慎，这也构成了以另一种能力的体现。

最后，这首歌给予我的思考是很意外的。过去华语乐坛的每一次转型，几乎都是颠覆式的。我们必须将过去的认为是“落后的”“土的”“不够潮流的”，才能在它们的反面构建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国。

但作为客观存在的一批人和一种情感，老去、让出舞台，是否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和存在也要被否认？《洮河上的月光》以自己的问世提出了这种反思。是的，我们都是土地的孩子，人固有的土地属性限制着人们，但也提供了向上的支撑。我们或许可以换一种思路，将过去这些真实存在的故事和情感，视为我们走向更美好音乐类型的一种支持。正是因为过去的配器足够简单，所以旋律才会动听，也正是因为动听得足够持久，人们才会去追求更加刺激的生活和可能。过去的风格不但不老

土，它恰恰是我们走到今天的古老记忆。

其实如果关注这些年的世界乐坛，大量基于过去风格的民谣和Rnb开始重新流行，新的音乐人经历了城镇化的物质富足和精神空虚，一同将目光投向了上个世纪的音乐氛围中。而《洮河上的月光》也在这种大的趋势下回溯到早年城市民谣的怀抱里，让一颗颗疲惫的心灵找到来到城市之前的记忆。

优秀的市场机制不仅仅表达在普通商业活动中，文艺作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应是如此！《洮河的月光》出现，是反市场的，但是符合市场的。它没有一股脑投入到目前消费的最前线去，而是退回到无人问津，但有人期待的地方去，为我们缓缓讲述它的存在。《洮河上的月光》创作组，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情绪，在这个沸腾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平缓。

期待《洮河上的月光》的出现，让市场更多注意到这类作品对浮躁的治愈作用，当我们忘了我们要前往何处之时，不妨回头看看我们从何而来！



欣赏《洮河上的月光》



收获季节（国画） 肖辉 作

“福”字心得

□ 乔俊

福，是幸福、福气、福运的意思，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生活的祝福。每年春节期间在显眼位置贴进门福、平安福、横福、倒福，还将“福”字惟妙惟肖地用红纸剪成各种花鸟鱼、麋鹤桃星等图案，以示平安吉祥、幸福美满之意。

“福”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双手举酒杯祭天的象形文字，祈求年年有福，岁岁平安。经过岁月的不断更替，文字的变迁，最后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福”字。在我国，人们祈求福、喜欢福、向往福，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福开头的诸多成语，如福如东海、福寿康宁、福禄双全等。

“福”字，它左面是衣字旁，右面分别是一、口、田，左右结构，字面意思即：一个人

在深情悠长的生命交响中，在曼妙多姿的时代回音里，总有一些美妙的声音在我们的内心镌刻下深深的烙印。一路走过，风吹雨落，鸟鸣虫吟，花开梦呓，点点滴滴，皆成风景。更有那校园里叮当作响、不绝如缕的铃声，在我的记忆里一次次流逝而又敲响，如梦如幻，如诗如歌，回味无穷。

我对铃声最早的记忆，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家乡村学里就读的点滴时光。其实，那时因为教学条件艰苦，并没有铃子及其悦耳的声音。满村子二三十个天真淳朴的孩子，挨挤在一间狭小的土屋里，并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复式教学，咿呀学语。日常上下课，也不是特别准时。老师感觉差不多了，就抹起袖子看看腕上的手表，随后喊一声“好，下课啦。”我们便像一群欢快的麻雀从那扇褪了色的油漆斑驳的破木门里一拥而出，在操场里四散玩闹。大约十来分钟，老师再一次信手拿起木桌上的一支竹杠或那块木质板擦，在教室门框上使劲地敲击，“咣咣咣”，边敲边喊“哎，上课啦。”我们闻讯如同一群小鸡仔听到母鸡的召唤而争先恐后地从那个门洞里钻进去。随后，教室四周便溢出了琅琅的读书声，这让村庄平淡的日子在朝晖夕阳里荡漾了起了无限欢快的韵律。

倘若遇上雨雪天气而不能上学，便暗自庆幸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但一切早已约定俗成。纵使遇上这样的天气，还是得早早地醒来，趴在土炕上静静地等待老师远在上庄头突然发出的悠长的哨声。要知道，一旦雨过天晴，路途可行，老师定会站在自家门口，居高临下使劲吹响那支老式的铁质口哨。“簌簌簌”，哨声借着有利的地势，随着山风像一簇簇箭矢，向村庄的四面散射、传播。这时，我们 know 又该上学了。于是，草草地起床，匆匆抹一把脸，背上书包，相互吆喝着向庄子下面那间破旧而亲切的土屋赶去。

熟悉而简陋的村学里，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上三年级，便要到邻村的一所八年制学校就读了。由于小时候还算聪颖好学，有幸没被留级，因此提前好多小伙伴走进了邻村的大学校，开始了一段新的学习生活。几百名师生的校园，瞬间让我感觉天地宽广，大见世面。早晚走在伙伴之中，似乎很有些趾高气扬。校园里，除了书声、歌声及孩子们的吵闹声，便是那响亮的铃声了。清晰地记得在狭长空旷的校园中间，长着一棵巨大的白化心梨树，常年四季，除了树冠里不绝于耳的声声雀鸣，树枝上终日还挂着一个巨大的齿轮，锈迹斑斑，望而生畏。树缝里总是别着半截铁棍，那是敲铃用的。细看，悬挂的铁丝早已深深地勒进了树干，勒进了时间的腠理。铃子中空的边缘，也因为长时的敲击而生出了许多卷沿和豁口。每当上下课，轮值的老师便趑趄趑跼步行去敲铃。“咣——咣——咣”，上课铃响了。校园四处嬉笑打闹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入了各自的教室。一时间，校园内安静了下来。而当突然发出“咣咣咣咣咣咣”的急促铃声时，都知道该下课了。于是，校园内瞬即便充满了欢声笑语。寂寥而旷远的山乡也顿时活泛了起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幸运地考上几十里外的城镇高中，继续自己的学业。而又是一如既往起早贪黑在铃声里来去匆匆，埋头苦读，追寻着心中的梦想。但此时的铃声，比起昔日乡下的那个大齿轮，早已讲究多了。宽敞的教室屋檐下，绿漆的檐板上悬钉着一个黑色球冠状的铁铃，除非停电，否则它都始终如一在内部小小铃槌的飞速敲击下，非常准时地发出“刺啦啦”的鸣响，并迅即传遍校园。每个师生的心跳和脚步，都会在这种急促刺耳的鸣声里条件反射般地加快或放慢。甚至，周边的住户居民也会在按时按点的铃声里习惯性地劳作休息，寒来暑往，日久天长。

岁月如歌。一转眼，走上工作岗位都近二十年了。学生时代的铃声，不时在内心里如涟漪般回荡。而不知不觉间，当我们的校园内外响起了悦耳动听的音乐铃声，如《童年》《回家》《献给爱丽丝》等经典名曲，伴随着广播里那女声温文尔雅、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播音，无形中不仅给人一种温馨的提示，更是一种美的享受。我们在这样的铃声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

悠悠铃声，一处校园常规的鸣笛，一个时代跃动的音符，一种心灵深处的回响。无论从曾经的“咣咣咣”“簌簌簌”，还是到后来的“咣咣咣”“刺啦啦”，再到“叮铃铃”以至如今婉转悠扬的轻音乐，在漫漫时光的诗意变幻和多彩流转里，似乎依次映照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以及智能时代的某些细微特质，而又新趋科学化、人性化、审美化，并在代代传承和创造中不断奏响生命成长、社会发展和教育革新的美丽乐章。

“天下第一福”，寓意长寿，暗含“多子、多才、多田、多福”；山东泰山“平安福”，被誉为泰山第一福，成为平安福字的文化代表；剪纸“福”字，作为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一枝独秀，在祖国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其巧妙构思独具一格，美妙绝伦。建筑物上、器皿上的“福”字，文化广场上的“福”字，都是形色各异，变化万千。不同的城市还有“福门新天地”“福苑苑小区”……

这些年，出于对书画艺术的热爱，我也加入书法艺术的行列，学习写“福”字，给亲戚朋友送去节日的祝福。作为一名工会职工，我也积极响应全国总工会迎新春“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积极深入基层厂矿企业、工地社区、园区职工家庭，为一线职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写春联、写“福”字。一天下来，总少不了百十来个“福”字和上百副春联，虽然身心疲惫，但却乐在其中。在我看来，现在尽管人民生活富裕，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没有变，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追求幸福，渴望幸福。如今年近花甲，我依然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琢磨研究，练习一个个神采飞扬的“福”字，感受汉字之美，追求幸福之美。

文化随笔



书法 崔俊堂 作